

解註話白・照對文言



聊齋誌異之一

狐 嫁 女

聊齋誌異之一

狐家女

許嘯天譯註

羣學書店出版

聊齋誌異之一
狐家女

每冊實價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發行者

出版者

譯註者

羣學書店

羣學書店

許嘯天

總發行所
山東路中保坊
門牌四十七號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

言文對照
白話詳註
聊齋誌異之一

狐家女

狐家女	一
嬌娜	九
王成	二七
青鳳	四一
賈兒	五三
董生	六三
嬰甯	七二
胡四姐	九六
蓮香	一〇四

紅玉

目

次

一

二
三
四

白話文對照 聊齋誌異之一

狐嫁女

原著者蒲留仙
譯註者許嘯天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膽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亙，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百晝亦無敢入者。

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釀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急當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

見楊莎蔽徑，蒿艾如麻；時值上弦，新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
纖塵不染，月明，惟銜山一線耳。

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臥看牛女。

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諦視曰：『此殷尙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僮僕或不吐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

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詭而言曰：『小人有箕箒女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慚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荆。』公揖之。

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導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韻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曰公公若爲僕執半主禮次翁壻交拜已乃即席少間粉黛雲從酒戩霧縠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舉幃促之俄婢媼數輩擁新人出環珮璆然蘭麝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卽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

旣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納袖中僞醉隱几頽然而寐皆曰：『相公

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

已而主人歛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

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候，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衆，駭問，因以狀告。其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籠，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懸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歷城地方的殷尚書，他年輕的時候，原是狼窮的，膽量卻極大，本城有一所舊家的空房子，足足有幾十畝地面，造着接連連的樓房，常常看見妖怪跑出來，因此聽他空着，沒人敢去住。日子多了，院子裏長滿了野草，便在白天，也沒有人敢進去的。

有一天，殷尙書在一家讀書朋友家裏吃酒，大家說起這所房子；有一個人笑着說道：『有能夠到這裏面去住一夜的；大家湊些銀錢，請他吃一桌酒席。』這位殷先生聽了，便跳起來說道：『這有什麼難處？』他便挾着一牀席子跑去。大家送到他門口，取笑着說道：『我們在這裏等你一回；你進去。』倘然見了什麼，須要快快聲張起來！』殷先生笑一笑道：『我若真的遇到了鬼怪狐狸，便當捉住他，拿來給你們做一個憑據！』說着，一轉身進去了。

祇看見長的香附子草，遮滿了道路；那蓬蒿和香艾，遍地出着，和田裏種着的苧麻一般。這時候是初頭上，一鉤黃澄澄的新月亮，照着房屋，隱隱約約的看得出門戶來；他摸着走進了好幾座廳房，纔走到後面樓上，踏上月臺，看見這地方收拾得乾乾淨淨，非常有趣；他便在這裏住下。抬頭一望，見西面天上的月亮，祇遠遠的在山頂兒上露出一線光明來。

他坐了半天，也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瞧見；他肚子裏暗暗的好笑，那班造謠言的人，真是無中生有。他便把席子鋪在地上，搬了一塊石頭，權作枕頭，仰天睡倒，看着天上的牽牛織女星。

看了半天，朦朦朧朧要睡熟去，忽聽得樓底下有腳步聲音，悉悉索索的走上來，殷先生假裝睡熟，覷着眼睛偷看，見一個丫鬚模樣的手裏擎着一盞蓮花燈。他見了殷先生，冷不防樓上有人，把他

嚇了一跳，倒退幾步，回過頭去，對後面的人說道：『有陌生人在這裏！』接着樓下那人問道：『是誰？』這丫頭回答說：『不認識的。』停了一回，一個老頭兒跑上來，對着殷先生細細的看了一回，說道：『這個是殷尙書，他睡得狠熟了，我們做我們的事體；殷先生是漂亮人，便是醒來，看見了我們，想也決不見怪的。』說着，帶了丫鬟，一塊兒走進樓屋去，把樓上的門窗，一齊打開。

隔了一回，來來去去的人，愈加多了；樓上燈光，照着屋子裏，和白天一般，殷先生輕輕的翻了一個身，接着打了一個嚏，咳嗽了一聲。老頭兒聽得殷先生醒了，忙跑出來，跪着說道：『小的有一個粗笨女兒，今天晚上出嫁，不知道貴人在這裏，驚吵了貴人，求你不要見怪。』殷先生忙上前去拉起來，說道：『我沒有知道，今天晚上是府上的好日，不曾帶得禮物來，慚愧得很。』老頭兒說道：『貴人來了，託貴人的福，壓住邪氣，趕去鬼神，已經運氣得很；若得貴人賞光，喝一杯水酒，便格外榮耀了。』殷先生聽了，高興得很，便答應他，走到樓中間一看，那擺設非常考究，非常華麗。便有一個女人，出來拜見，——年紀大約有四十多歲，——老頭兒在一傍說道：『這個是我的老婆。』殷先生便對他作了一個揖。

停了一回，耳朵裏聽得吹打的聲音；有人跑上樓來通報道：『到了！到了！』老頭兒忙跑出去迎接，

殷先生也站起來候着。隔了一回，祇見一排紅紗燈籠，領着新郎進來；年紀大約十七八歲，相貌生得非常漂亮。老頭兒叫他先對貴客行禮，那新郎抬起頭來看看殷先生；殷先生裝作是幫着老頭兒招待客人的，對新郎行了一個半主人的禮。挨到丈人女婿見過了禮，便坐下來喝酒。停了一刻，那抹粉畫眉的女客來了許多，席面上的菜，也不斷的送上來；玉的酒杯，金的酒壺，排列着滿桌子，射出光來。大家吃了幾杯，老頭兒叫丫鬟：『去請姑娘出來。』丫鬟答應一聲，進去半天，不見他出來；老頭兒自己跑去，拉着門簾，催了幾聲。一刻兒工夫，祇見許多丫鬟老婆子，扶着新娘娘出來；身上掛了許多金的玉的首飾，走着路丁丁冬冬的響起來。那一陣一陣蘭花麝香似的香氣，塞滿了一屋子；老頭兒叫他朝上拜了幾拜，拜罷了起來，挨在他母親身傍坐下。殷先生偷的看了一眼，見他滿頭戴着珠翠，世界上竟沒有再比他縹緞的了。

隔了一回，老頭兒拿出金杯子來篩酒——這酒杯比平常酒杯要大幾倍——殷先生心想：這樣東西，可以拿去給朋友做憑據的。他便悄悄的把酒杯縮在袖子裏，裝假喝醉，靠在茶几上，歪着身子睡去。衆人見了，都說道：『殷相公醉了。』隔了不多時候，聽得新郎告辭出去；一霎時吹打起來，許多人搶着走下樓去。

停了一回老頭兒來收拾碗盞少了一隻酒杯到處找尋也尋不到。便有人背地裏說：『是這睡熟的客人偷去的。』老頭兒忙叫他們：『不許多說！怕給殷先生聽見了難爲情的。』

過了一回裏外屋子都沒有聲響了，殷先生纔起來，屋子裏黑黢黢的，沒有燈光，祇有一陣陣的花粉香和酒氣，散滿了四面牆根。抬起頭來，看東面天上發了白光。他便慢慢的走出去，伸手到袖子裏摸摸，酒杯還在那裏。走到門口，他這幾個讀書朋友，早候在那裏，見了殷先生，疑心他是昨天晚上溜回去，到今天一早再走進來的。殷先生拿出酒杯來，給他們看，大家看了詫異，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殷先生便把昨晚的情形說出來，大家一想，這隻金酒杯，不是窮讀書人拿得出來的，衆人便信了他的話。

後來殷先生中了進士，在肥邱地方做官，這地方有一家姓朱的大戶人家，請殷先生去喝酒。主人吩咐：『去取大杯子來。』去了半天，沒有拿出來，有一個小底下人走來，拿手遮着嘴對他的主人輕輕的說了幾句。他主人聽了，好像生氣的樣子，停一回，拿出金酒杯來，勸客人喝酒。殷先生一看，見這酒杯的樣子和上面雕刻的花紋，和從前狐狸的東西一點兒沒有兩樣，他心裏疑惑起來，問：『這酒杯是什麼地方造的？』那主人回答道：『這酒杯一起有八隻，我父親做京卿的時候，找了

銀匠裏邊的好手來，看着他造的。這是世代傳下來的東西，很小心的收着多年了；因見縣老爺到來，便叫人到箱子裏去，取出來。不知怎的，祇剩了七隻；我疑心家裏人偷去的，但是那包兒包了十年，依舊好好的沒有改動，實在想不出是什麼道理。」殷先生聽了，笑笑說道：「這金酒杯變了雀兒飛去了！但這是你們傳代的貴重東西，不可以遺失的；我也有一隻，樣子和這個差不多，停一回去拿來奉送罷。」

殷先生酒喝完了，回到衙門裏，尋出那隻酒杯來，叫人快快送去；那姓朱的拿着，細細一看，心裏很奇怪，便親自去道謝，又問：「這一隻酒杯到底是從那裏來的？」殷先生便把這件事體從頭至尾說了一邊，纔知道一千里的東西，狐狸也能夠拿得來，但是他終究不敢留在自己這裏的。

（註一）共釀，是湊錢買酒，共釀是大家湊了錢買酒喝。

（註二）上弦，每月初一到初八的月亮，叫「上弦」；過了二十三，叫「下弦」；弦是弓背；比方這時候的月亮，和弓背一樣的。

（註三）個儻，個儻便是活潑，俗語叫「漂亮」。

（註四）箕帚女，說自己的女兒生得粗笨，祇能狗捏糞箕掃帚做些粗笨事體；是一句客氣話，漢記裏有一句「臣有弱息，願奉箕帚」。

（註五）爲償，人家裏有婚喪大事，在裏面管

行禮事體的叫相，在外面招待客人的叫僮；古時的僮相，都是有體面的人做的。

（註六）酒馘 馘，便是肉。

（註七）什襲 「什」和「十」一樣的什襲，便是十層包裹。子闕裏有兩句：『革匱十重緹巾』

什襲

（註八）明府 漢朝人叫知府官叫明府，唐朝人叫知縣官叫明府；這書，是依唐朝人的叫法。

（註九）羽化 羽，是說雀兒化，是變化；是說這東西變做雀兒飛去不見了。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爲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爲寺僧鈔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

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爲禮，略致慰問，即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瑯環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驚駭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

問：『宅何久鏽？』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

當晚談笑甚懽，卽留共榻。味爽，卽有童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尙擁被坐。僮入曰：『太公來！』生驚起見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進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

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藝，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

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句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

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爲老父所蒙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爲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爲佳，君願

亦易足也。」

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故謝客耳。」生亦安之。

* * * * *

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盤，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命歸，何久不至？」

俄僮入曰：「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嚙呷頓忘精神，爲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好醫之。」

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脉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盈，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盤闊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刀薄於紙——把釧握刀，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牀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僂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圍

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瘻；又呼水來，爲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纔一周，覺熱火蒸騰，再周，細細作痒，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沈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若不自已。

自是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爲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只一少妹，齒太稚。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

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娥，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諸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吹鼓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愜心懷。

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卽送君行。」

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屬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